

每逢节假日，我都会领着一双小儿女，从六安市赶回寿县老家，探望父亲。

父亲掐准我们到家时间，坐在大门前，怀抱竹篮，边剥豇豆边等。看到车子驶近，父亲就会身不由己站起来，眼巴巴地瞅。车刚停稳，女儿和儿子便迫不及待地跳下车，扑进爷爷怀里。等我停好车，走向院门，经常会遇到爷孙三人扶着竹篮，拿着镰刀、小铲，出门朝菜园地走去。

八十七岁高龄父亲，身板硬朗，一天到晚闲不住，在老屋地基上种满瓜果蔬菜。在孙女、孙子面前，他表现得就像一名战士，下到水中掰茭瓜，摘菱角；攀到树上打板栗，采红枣；吸引过往村民发出阵阵惊呼。对父亲来说，这些惊呼就是对他身体状况的赞扬和褒奖。

每次回老家，看着爷孙相处的亲密无间，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。但欢乐的时光十分短暂，每当假期最后一天吃罢晚饭，父亲总会早早守在院门外，准备好和我们说再见。

国庆节假期过完，说罢再见后，父亲发出一声感叹：“唉，你娘一生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：赶一趟六安州！”

返程路上，我反复品味父亲临别时说出来的这句话，那声感叹意味深长。

也许年龄大了，也许时间太过漫长，父亲忘记娘曾经到过六安。小时我得过一场病，低烧不退，咳嗽不止。父母担心我得了肺炎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偏远农村，得了肺炎不亚于一种绝症。他们的大儿子六岁时死于肺炎，他们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儿子死于这种疾病。于是父母怀揣六块八毛钱，一头是我睡着的摇篮，一头配了块土坯，挑起我，赶了趟六安州。

鸡叫头遍出发，父母轮流替换，走完二十四里土路，赶到众兴汽车站，天刚蒙蒙亮。与其干巴巴地候车，父亲决定继续南上。走到商店，过来一趟班

六安州

木乔

车，父母站在路边招手，班车没有停下。走到木厂，太阳升到一根竹竿高，父母走进汽车站，排队打好车票。到六安下车，父母没有直接挑我去医院，而是赶往六安南郊，投奔一位抗日战争时期，逃难到我的家乡，在我们家住过三年时间，认做干亲的郭大爷家。父母赶到郭大爷家时，郭大爷家里没人。郭大爷家住在村庄最西首，院墙外埋着一溜粪缸，村庄四周全是菜园，我就睡在一株新叶萌生的乌柏树下，嗅着从粪缸里散发出来的臭味，同父母一起等待郭大爷回家。新淝河大堤绿意盈盈，泛发勃勃生机，把整座村庄抱在怀中。

其实那次我得的不是肺炎，吃了医生开得几种药，留在郭大爷家观察了三天，病情好转后，我跟着父母返回。

从那以后，这段经历便深深烙入娘的记忆之中，她一遍遍追忆：六安州医院里的药水味，郭大爷家门口的粪水味，无比震惊地感叹：“城里连粪水都能卖钱！”尽管娘晚年先后到过合肥、广州、上海、苏州……等大城市，但娘一生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六安州，她不止一次地描述：“六安州真大，街面宽阔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；两旁商铺林立，永远地车水马龙。”

一座城市的发展只有同这座城市自身相比较，才能更好体现这座城市发生

日新月异、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父亲偶尔来六安，喜欢处处跟过去做对比。“仅仅你们小区，就能抵得上那时候的半座六安城。”看到我睁着眼睛，父亲进一步解释：“你们现在住的高楼是立体的，所有住户展开来，铺到从前马路边，一幅楼房就相当于过去一条街道。”面对父亲这份想法，我还真不好反驳。父亲的记忆不同于娘，他说那时进城，汽车过了三里桥，还能看得到菜园地。解放路过大别山路路口，再往前走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。父亲念念不忘的还是郭大爷家住的地方，大概位置就是今天的龙河路连接新淝河大堤那个位置。我常常陪伴父亲，漫步在新淝河绿化带中，听父亲感慨：“那一次带你看病，只所以要先投奔你郭大爷，是因为我们身上带的钱，根本就没有用做吃和住这两方面开销的。万一你被确诊为肺炎，如果得不到你郭大爷的资助，也还是没有钱给你治疗。那时节正值荒春，在我们农村，磕破了头也筹不到几个钱。本来交往上的人情账是不能讨的，那次为了你，我们就就顾不上脸面了。还好你郭大爷是位讲义气的汉子，不仅爽快地答应借钱给你看病，还给了你五块钱锁袋钱。现在再回过头去想一想，如果没有那五块钱，尽管吃住都在你郭大爷家，我们带的钱还是不够那趟

开销！所以那五块钱，在今天有些人看起来，仿佛一张纸，但在那一时、那一刻，饱含你郭大爷一片苦心——他是在变相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既感受到沉甸甸的人情味，又不想让我们产生负担。”

新淝河美好如初，龙河路繁华似锦，父亲头顶香樟树荫，隔了一会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你郭大爷家六个孩子年龄都比你大，他们现在肯定都过上了好日子了。”我点头表示肯定，此地已由城郊变成市中心，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见证了六安市发生的巨变，投身到城市建设当中，想必都已经打好生活基础，成为时代的佼佼者了。

我理解父亲临别时，那一声感叹中包涵着今日交通之便利。我们有时在六安吃过晚饭，洗漱完毕后才悠哉游哉地往回赶；我们每次在老家吃过晚饭后，还要磨蹭很久才会动身。如今，六十公里距离，开车跑起来，真的只是一小会儿间的事情。父亲的感慨里更进一步的意思是，娘离开我们十年，娘离开时，我们谁也想象不到，她的子孙有一天竟然会生活在她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六安州。而且现在她的孙女、孙子俨然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新六安人”，他们返乡不是出于追忆、牵绊，只是为了探视亲人，放松心情。乡村生活可以在他们心田播下快乐种子，他们一直健康成长在六安市美好环境里。

短暂而又漫长的五十年时光，彻底地改变了我们一家人同六安州之间的关系。父辈的经历肯定会对下一辈产生深远影响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走遍六安大街小巷，感觉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慷慨解囊救我一命的郭大爷家的亲人。



盼到了搬家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夜。关了灯，拉开窗帘，月光如水，漫过窗，无遮拦地泻了进来，铺展在床上，地板上。

靠在床背上，放眼窗外，灯火阑珊，霓虹耀眼。月光被灯光裹挟了，城市上空一片昏黄，没有了白天和黑夜，只有光色的区别。可怜的月光，被楼宇分割的支离破碎。即便三十层的楼，我的卧室，月光也不纯粹，灯火映空，被揉进了淡黄。

索性平躺，眯起眼，隔开光，任思绪在那片月光里徜徉。

干净的月，看到见月山；晶莹的星，漫天密布；大地如亮白的宣纸，月光把村庄、河流、山川随性涂抹其上，写意成一幅朦胧的山水画，画里还有父母的剪影……

夏夜，竹凉床，被汗水浸透，经时光磨蚀，泛黄光亮，躺在上面，光滑沁凉。母亲用臂挽着我，怕我掉下床，另一只手打着扇子。白天太累，母亲总比我先睡着，手中的扇子，摇着摇着就慢了，停了，掉下了。热了，或有蚊子，我一动，母亲又摇起了扇子，如此反复，直到我沉沉入睡，母亲才安心睡去。老埋怨蚊子只叮我，其实是母亲太累太困，睡得沉，可不醒她。

那时月光，纯净无暇，天上满月，院子也是，如浓白的乳，浸润了每个角落，沐浴其中，心静体凉。母亲不识字，只会讲织女与夫、子不见，哭成天河；讲月亮里有人举斧砍树，树不到，人不停不走。叫我盯着看，别眨眼。还真是！其实她逃离开我一会，怕我害怕。赶在打露水前，母亲就把我抱回屋里了。

每年十月十五，雷打不动，母亲都会去七八里外的黑石洞，求香，拜菩萨。有一年，我病恹恹的。天不亮，母亲喊醒我，屋外霜霰袭脸，母亲用围巾围住我的嘴，在后脑勺上打个结，来回拽着左右衣领，拢在一起，用力扣上最上方的一粒扣子。翻山时，周遭静谧无声，月光里，松林阴森影绰，走几步，就昂头看母亲一下，母亲紧紧拽着我的手，往她身边拢了又拢。要过一片浓密的林子，黑森森地。母亲蹲下来，抱起我，让我的脸背着冷风，焐在怀里。走一会，母亲开始喘着气，我的身子不由得下坠。母亲停下来，放下我，半蹲着，背起手，十指紧扣，掌心朝上，托着我的屁股，双手用力上兜，直起身，背起我，我的脸又紧紧贴在母亲的头上了。前胸贴着母亲的后背，暖和和的，后背却凉飕飕地。母亲的足音，窸窣迟钝，使周围更加安静，扭过头，霜地里印下母亲细密的脚印，歪歪斜斜，明暗不一。再回头，那远一点脚印，已被月光填满，没有了踪迹。

终于看到了香火的亮光。

顾不得膝下的石子，人挤人，瞰到一个缝隙，母亲深深地跪拜下去。双手合起，摊开，磕头，再合起，摊开，磕头，不知往复了多少次，喘动着嘴唇，表情凝重。立起身，把我从人缝中拽过来，站在我身后，胳膊向外张开，圈个半圆状，护出空间。我磕头时，母亲摩挲着我的头，期间又握一下我钱磕的头，窃窃私语。比肩继踵里，人声鼎沸，也听不清讲着什么。我想，肯定是求菩萨保佑我平安的默念了。赶早集时，连一根油条都舍不得买的母亲，烧了香，买了根甘蔗，在香火上燎了一会。我啃着，很甜，甜到，心，不知是不是缘于那甘蔗上粘着的香灰。回来的路上，母亲的步伐轻快了好多，此时，月光也渐渐收敛在黎明的天光里了。

白天净分工，月光下，父亲刨石、上土，推着独轮车，打地基。母亲下河捞石块，做基石。先用脚一约莫是石块，她讲跟鱼鹰一样，再用手一块块捞出，堆在河埂上。父亲拉来架子车，河湾寂寥无声，月光下，两个泥人，一车河石，在长长的河埂上挪动着，月已偏西，月光把他们疲惫的身影拉得老长。如燕衔泥、鹊叼枝，一草一木，一石一梁，几个月后，四间草舍，依山傍水，垒起来了！月光下，静穆简朴，敦实而立。搬家那天，几岁的我，看着母亲月下掂掂家什，听到父亲如释重负地长叹，我有点想哭的感觉，却又不明因何而悲戚。睡在床上，月光被窗棂格进屋里，在地上格出一块田字格，那田字格里的月光，如木板上刀划的豆腐块，方正乳白，规则好看。

分田到户，各顾各，父亲在外，农忙抢收。赶有月亮的晚上，母亲一个人，在稻田里收割，月光下，个子不高的母亲，弓腰在齐腿高的稻子里，远看，就剩下了一个黑点在金黄的一片里，起伏、蠕动。晨雾袅袅时，一田的稻子，已甸甸在田里。露水、汗水湿了母亲满是泥点的衣衫，眼脸控得红肿，走在田埂上，摇摇晃晃。

求学那几年，盖盖砖墙瓦顶的房子。房子，是农村人的脸面。争强好胜的父亲，眼见左邻右舍新房新立，也不甘示弱，虽然已是瓦顶，但墙还是土坯砌的，狠下心，把砖拉了回来，摆在门前，码的整整齐齐，那几天，端着饭碗，都不忘在砖的周围转悠转悠。不久，我考上了学，学费，让父亲犯了愁。

一个满月的晚上，下半夜，父亲喊醒我。架子车停在砖堆边，怔了一会，叹口气，把砖码到架车上。父亲双手握把，按下，弓起腰，使劲前倾，肩上传绳绷得挺直，我在后面推着。拐上通往砖厂的路时，父亲停顿片刻，直起腰，头没抬，周围静得空灵。正疑惑，车子又倏忽前行了，缓过劲，赶紧撵上几步，双手才着上力。压在砖下的一根木杆，耷拉下来，勾连在轱辘的辐条上，当当直响，随车子快慢，那声音时急时缓，零乱不齐，寂静的夜里，分外清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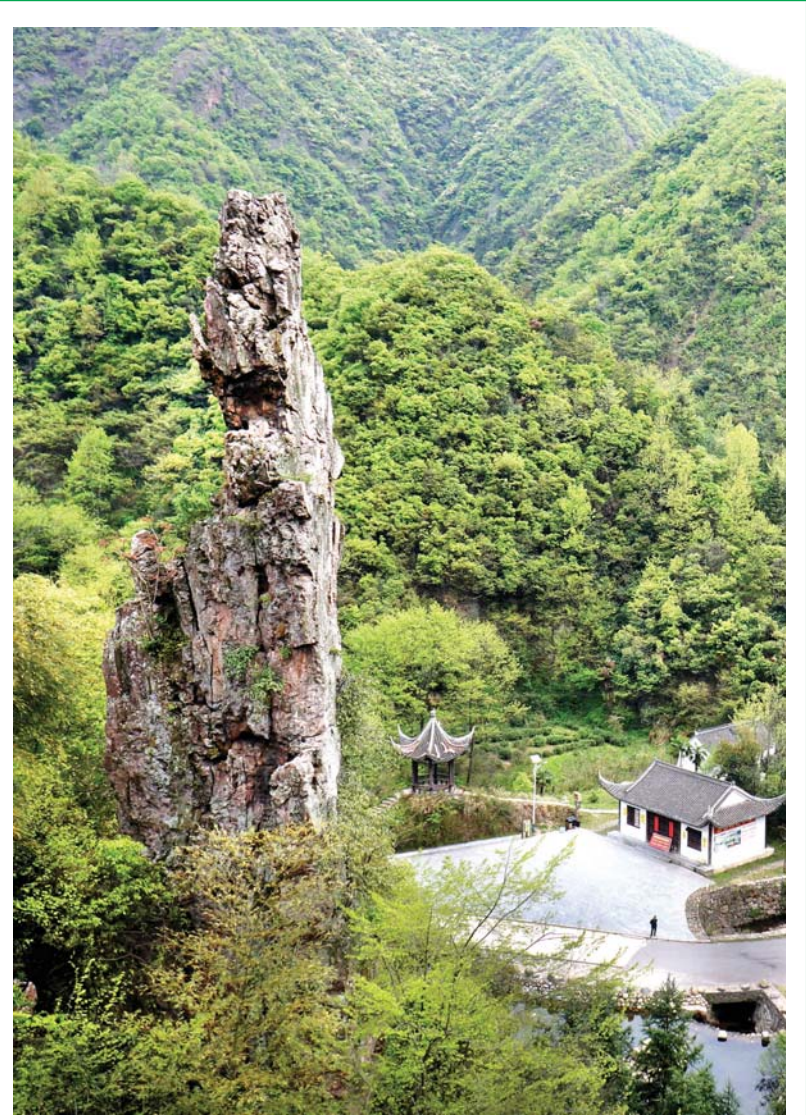
来回好几趟，悄悄地，砖又拉回砖厂，点完数，交了砖，父亲低着头，拉着空车，一路默不作声，那晚月亮很亮，洒下冷冷的清辉，霜气袭人，歇下来，汗水未干，沁得浑身冰凉。进了院，父亲看着地面砖压的痕迹，再看看我，挤出一丝笑，张了张嘴，半晌才说出一句，以后看你的了。那一丝苦笑，无奈，不甘，羞恼。镌刻在记忆里，几十年了，抹不去！

……一道光，眼前一晃，睁开眼，那是对面楼顶上的航标灯，似警灯，忽暗忽明，警醒了我的月光。已是午夜，月升中空，月光已从我脸上挪开，铺向别的那头，照在淡黄的壁纸上，柔和迷离。月光较之前纯净、明亮、安静了许多。那是夜深灯熄的赏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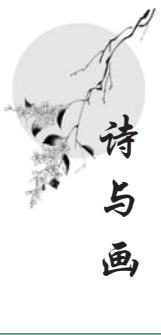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月光还是那片月光。只是，在城市，月光变成了一枚枚印章，在乡下，月光才是一袭白纱的新娘。在记忆里，月光不仅是墨洒宣纸的画，更是浸润了微笑，快乐，汗水，苦难和跪拜的收藏，历久弥新，念念不忘。

月光之念

许圣权



配诗 /祝宝玉	摄影 /佚名
胸中酝酿多年的文字 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属 ——东石笋	偷换春天的概念 重新定义青春 我是一匹白马 散养在群山之间 不再眷恋草原
这宁静的瞬间 三叠瀑、玉皇顶和玉琴湖 抵达的每一步都是惊喜	



放生

罗永懋

冬去春来，天地回暖。一日午后，儿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疾步来到阳台上，一个装满沙子的塑料桶前，俯身麻利地从沙桶里掏出那只正在冬眠中的巴西龟，轻轻拭去它身上的沙子，然后轻放在一个井口般大小的绿色塑料盆里。

我凝神端详着这只巴西龟，青黑与棕褐色相间的背已如汤碗般大小。可能是刚从沙窝里睡醒的缘故，它呆愣了大约十几分钟，才从那坚硬的壳里探出头来，张开一对圆溜溜的小眼睛静静地、充满着新奇地观察着外面的世界。它已在这个阳台上度过了四个春秋。环视了一会，它缓缓地抬起前爪试图爬上盆沿，但很快便识趣地滑落盆底。见此情景，我的思绪飘回到四年前的那个夏天。

那是一个酷热的傍晚，一个在江苏吴江太湖畔搞水产养殖的亲戚返乡路过，给儿子带来一份小礼物——他无意中捕获的一只小巴西龟。当时的小家伙才巴掌大小，两只芝麻粒大的眼睛透出一股机警，带有暗红色条纹的脑袋不停地左顾右盼。儿子找来一个盆，在盆底盛了约四五厘米深的水，然后将小乌龟轻放盆中，再将盆置于阳台一角，这便是给小巴西龟安了新家。鉴于小家伙属于巴西龟类，儿子便亲切地唤其为“小巴西”。

刚开始，小巴西在盆里扭动着脖子东张西望，足足愣了几分钟，当它缓过神来后，便快速爬向盆边，用它长而尖利的前爪拼命地向盆沿上扒。很多次，小家伙将头探出盆沿，但由于盆壁太光滑，最终又跌落盆里。但小巴西的倔强促使它一次次地重整旗鼓、奋力向上，直至精疲力尽。如此攀爬、跌倒，再攀爬、再跌倒，周而复始，不知疲倦。

我惊讶地望着这一幕，内心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塞满。关注良久，我陷入沉思。

之后的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小巴西在儿子的精心照料下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每天都会一如既往地沿着盆边做着它的“健身操”，“叭叭叭啦”，不知疲倦。偶尔，儿子也会把小巴西放出来，看着它在客厅里欢快地爬

来爬去，一家人总会被它机警的小样逗得开怀大笑。

渐渐地，我也便习惯了这一切，有时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，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。

中秋节的午后，太阳暖暖地把光洒在阳台上，不常在我的我信步来到阳台观景。无意间，我的目光落到盆里的“小巴西”身上。由于不常在家，我惊讶地发现两个月后的它竟然大了一圈。而更令我惊奇的是之前活力四射，甚至野性十足的它居然安静地趴在水里晒着太阳。偶尔慵懒地在盆里爬上两圈便一动不动了。有时，它还会将前爪搭在盆沿上静静地望着玻璃外面的世界，真不知此刻的它在想什么，或许它正在怀念着无拘无束的前途，也或许它正在羡慕楼前树头上自由跳动飞翔的小鸟吧！

我幽幽地对旁边正在给“小巴西”喂食的儿子道一句：“待你初中毕业时，就把‘小巴西’放生吧！”儿子一愣，但他很快意识到什么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上周末的傍晚，儿子写完作业后，看到盆里无精打采地伸头探视窗外的“小巴西”，突然道：“爸，咱们把它放生吧！”我会心地笑了，随即便赞同了他计划的提前实施。

初夏的黄昏，雨后的淝河两岸被刷洗得分外明丽动人。儿子拎着装有“小巴西”的网兜来到河边，他抚了抚“小巴西”深棕色的后背，嘴里喃喃道：“美丽的淝河才是你的家！再见了，‘小巴西’！”然后，他轻轻提起网兜的底部，“小巴西”立即翻入岸边的浅水滩。它先是愣了一会，既而敏捷地划动着四肢向河水游去。在一块露出水面的大石头旁，它忽然停了下来，侧身偏头回望了我们足有二十秒，似乎在跟我们道别，之后，便迅速游向深水，倏忽便没了踪影。

此时，晚霞映照下的淝河显得格外和谐、美丽。



卜算子·扶贫

袁孝友

今天，到霍山县桃源河村帮抚户陈绪和家走访，相见甚欢，交流言谈，有感人词谱之。

一
气喘吁吁，走访贫困户。茶竹桑麻话收支，日子还艰难。
孩子上学难，老者凭杖拄，怎奈夫妻夙夜劳，致富艰辛路。

二
仲夏大晴天，山上蝉鸣噪。牵挂扶贫入户瞧，意恐收成少。
防疫打工难，两女都迎考。多种经营政策扶，祝愿年丰好。



在书的故事里行走

陈艳

眼泪，无声落下，却只听见翻书的声音，这一切，如今都归为了浓浓的乡愁。

踩着松软的泥土，电线杆上那群熟悉的鸟，欢快地飞上飞下。我多想拉长故乡浓浓的炊烟，抚摸那一帘透亮的秋雨，和着琵琶的优美旋律，调和故乡的清明上河图。望一眼隔空变化到古老的街道，梦里弹唱一首古曲，时而吟咏《唐诗》，时而吟咏《宋词》，时而吟咏《元曲》。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，可却永远落在了你的眼神里。此刻，我竟听到了故乡的心跳声，读到了不平凡的意义。

回想小时候，听阿爸讲五千年历史，每一本书都藏着故事。如今，在回乡的路上，我小心翼翼捧在手，依稀历历似曾见过，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。人生苦短，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，痴迷书中评说，成败又何妨？乡音终不改。

阿妈说，行走到天涯，遍地是书香。书中最美的故事，像火一样的热烈，像火一样的奔放，

泪已流干，我知道，那便是我了。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，凤凰涅槃，终于有了重生的喜悦。我阅读大山，阅读河流，在读读写写中找到回乡的路，我日思夜想的幸福家园。

多想再见一见恩师，听他讲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读着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，三五师友研读《论语》，实属人生乐事。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，诗情画意，亦真亦幻，感恩吾师。

故乡的春天，鸟语花香，大手牵着小手，行走在田间小路，宛如一幅中国画。我们的故事，流淌在书海中。天天读写，踏着欢快的节奏，让我们的爱去行走。我在书的故事中行走，水墨丹青，青瓷砖瓦，你的落笔便是点睛的笔画。



母亲的园子

王明军

母亲的园子里，四季都开满了花。早春里有扑灵扑灵的蚕豆花，也有玲珑娇俏的豇豆花在风中摇曳；辣椒花一茬扮演着村姑的模样，细碎的小花裙总是招引来大批的小蜜蜂青蛾和围观，刚起秧子的茄子花，资历还尚浅，但却在很努力的使自己强壮起来，时刻准备着，像如上的两豆花一样，用饱满的姿态去拥抱春天，让园子更加的生机盎然。

总跟随母亲而来的“黑丫”，时不时地摇着尾巴，像模像样地参观着园子。只是偶尔地被蜜蜂袭击了一下，便落荒而逃去，引来园子边，正在池塘里游弋的花鸭，好一阵的奚落和嘲笑。呱呱呱的声音和着狗吠的回应，让春天也多了一些自然的谐趣。

一场仲夏的暴雨过后，园子里开得最积极的当属黄瓜花，它最怕别人说成是昨日黄花，总是一抓住机会，就努力的去改变自己，用成果去封住那些爱说闲话的主。

那远在篱笆上的牵牛花，更不想被园子里菜花们边缘化，尽力地在攀爬着自己的领地。只有寂寞的篱笆，一直身体力行的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它。你看牵牛花那高昂的号角冲锋姿态，就晓得母亲的鼓励和帮扶，功不可没。

南瓜花改不了霸道的毛病，偶尔去蹭一下牵牛花的领地，还被篱笆给赶了出来。我想篱笆，多半是承受不起这家伙长大后了的模样。

秋虫吟唱的夜晚，已有些凉了。白菜开始裹紧了被子，细心的母亲还是怕它着凉，用麻绳给围扎了一圈。对白菜的呵护，引来了年少萝卜的嫉妒，它把身子往土里又扎深了一些，好让母亲冬季拔的时候费力一些。这一切，旁边的韭菜都看在眼里，一直也没说话。

园子不大，可花生还是有了自己的一处小小的宅地。它知道它不是园子里的主角，只是为丰富园子的内容而存在，所以它从不去与它们争风吃醋。

霜后的小青菜，编成了一团。它知道冬天已经临近了，主人的小薄膜这时候怎么晚来了些。是不是主人生病了？它开始担心起来。其实母亲是让它风霜的环境里，好好的锤炼一下自己，等严寒来临时，能更好的去抵御冰雪。那个曾经年少爱妒忌的萝卜，把身子向土里又埋深了一截，它知道在冬季里最好是闭嘴，说多了会风裂了自己。对萝卜的行为，菠菜从来都是不屑一顾。

四季里，唯一陪伴它们的是默默无闻的韭菜。一茬茬的看着它们开学，又一茬茬的陪着它们毕业。它为园子奉献了四季，倾尽了一身。它才是母亲的宠儿，一年四季都不肯放手。

园子里的活力与繁茂，取决于母亲的掌控。了解它们的脾性，总是在恰当的时候，去安抚，甚或是苛责，她会使每一颗蔬菜，都能生长出它们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需要辛苦的付出。可母亲说，她就是喜欢，喜欢看园子里的菜，一天天长，一天天的成熟，仿佛是人生又走了一遍青春的路程。我想，或许母亲是对的，不然她为什么一直地那么不知疲倦。

最后，母亲把四季都浓缩在筐筐里，分炼成一篮春光，一筐秋实，一篮赠给夏阳，一筐快递给了冬雪。

